

《緣起敦煌》 編織香港的「敦煌印象」



《緣起敦煌》
時間：12月21、22日 下午3時
地點：元朗劇院演藝廳



陳磊

文：草草 圖：主辦方提供

好一條「喇叭褲」

如何將當代審美與敦煌傳統相融合？從創作者在服裝上的考慮可窺見一斑。

陳磊說，雖然隨着朝代的更迭，敦煌壁畫中的人物形象一直流變，但也有若干不變的因素，比如三道彎，比如肢體的形態，又比如那早已深入人心的喇叭褲，但這次在《緣起敦煌》中，他卻捨棄了喇叭褲的設計。「壁畫中，女性的『伎樂天』，就是仙女，都穿喇叭褲。但是你看，幾乎每一個伎樂天都是非常敦實圓潤的，穿着喇叭褲，擺着這個pose，讓你覺得她下盤沉着，很能體現下沉的重心。飛天也是，髖關節也是一個彎，像是坐着很舒服就飛了，而不是像超人一樣筆挺地飛。下沉的重心質感，給人一種『圓』、『灑』，如磨墨一樣的運動質感。而再看看我們當今時代對美的標準——瘦、長。舞者呢，要『三長一小』，手長腿長脖子長，頭小，這樣在舞台上的線條拉得很開、幅度很大。這是當代對舞者的一個審美選擇。在這種選擇下，一個瘦長的人穿喇叭褲，就是香港人很怕的一種身形——所謂的『篤魚蛋』，你怎麼跳也出不來那種『沉』、『磨』、『灑』的運動質感。」

所以，與其讓舞者復刻壁畫形象卻最終毫不貼切，不如捨棄慣例另闢蹊徑，關鍵在於呈現一種「印象」，讓人一看就覺得「那就是敦煌」。最終，陳磊從街舞文化中流行的哈倫褲和日本舞蹈的練習褲上得到靈感，那褲子襠很低，旋轉起來如花瓶般鼓出圓柱形，在此基礎上進行設計，最終形成《緣起敦煌》中的服裝特色。



《緣起敦煌》之「伎樂天女」
攝影：劉海棟（舞蹈中國）

傳統內核 當代角度

陳磊一直覺得，自己身上有傳統的文化意涵和當代生活之間的拉扯和融合。「我的幾個作品，一直是站在某個層面上，那不全然是內地教育背景所給我的，但是又不能拋開這個主導的力量。」主修民族民間舞的他，畢業後選擇來到香港，成為香港舞蹈團的舞者，2011年又回北京進修。他感受到多年的傳統舞學習埋藏在身體中的能量，但總好像缺了那麼一把「鑰匙」，直到來到香港，這裡有他喜愛的摩登生活和國際化的審美情調，那把鑰匙終於找到了。

2008年，他創作了《風水行》，將來港七年的所見所感融入其中，用山東秧歌的方式來呈現，但加入了許多當代的元素和視角去處理。「以前，對那些大鑼大鼓的表演形式，我總覺得那是工作，是學習，是研究的某個學科。但它離我蠻遠的，不是我生活中的東西。傳統的宇宙觀、文化內涵，都包含在這些經典的傳統形式中，可這些似乎都不是作為日常生活中的我感興趣的部分。」他一直在想，將這些傳統的舞蹈元素在香港呈現，其意義何在？又該如何呈現才妥帖又有質量？「單把這些形式放到香港，反差會更明顯、尖銳。香港是國際都市，它的審美絕對站在非常國際化的基礎上看，更不用說它的教育了。每個人本身自帶的想問題的方式，可能都和這些傳統沒有交集的地方。可是，只要是黃皮膚、黑眼睛，血液中有東西是抹不掉的，就像當我們聽到某種旋律，看到某些畫面，就會不由自主地起雞皮疙瘩。所以當時我就覺得，我能不能做一個我自己喜歡的、符合我自己品味的作品？於是我大量採用了無調式的音樂，主要用了寶唯的音樂。他的作品是搖滾的底，但是對傳統民樂的那種執着和精通，都是大師級的。」

「傳統的內核，當代的角度。」是陳磊喜愛寶唯的一面，又何嘗不是他自己希望在舞蹈中呈現的角度？

「共融相生」捕捉經典印象

到了創作《緣起敦煌》，他更進一步嘗試用當代的視角去切入這個經典得不能再經典、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課題。「如果說每一個跳芭蕾舞的人都有一个王子公主夢，那每個學中國舞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敦煌夢。」陳磊說，「它本身就是古典舞蹈的代名詞，又是輝煌歷史所留下的珍珠，留下許多經典形象，比如飛天，比如反彈琵琶。它集合了一切中國人或者傳統審美對美的定義。肢體是『三道彎』，色彩是斑斕，表達的是意境，小時候可能會籠統地理解為是『真善美』，但當我真的去做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膚淺！」無他，敦煌舞中，還有佛教文化源遠流長的滋養。

敦煌舞的形象大多來自敦煌壁畫，「永遠參考的都是一個『公仔』。」陳磊笑言。衣着、髮髻、表情、神態……好像早

已有既定的印象。至於身體的動態如何展現，在內地經過多年的探索已逐漸形成研究體系，加上經過了《絲路花雨》與《大夢敦煌》等大型舞劇的成功展演，創作者與觀眾間對於敦煌舞的風格與形式也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編敦煌舞，對學民族民間舞出身的陳磊而言是「壓力山大」，但是在香港編敦煌舞，這反而給了他打破框框的可能。因為香港觀眾對敦煌的印象大多來自於各種圖片、展覽等感性素材，而非學院體系的熏染，「這裡的觀眾不需要去了解學院派是怎麼來編的。」

編敦煌舞，光是對其中人物形象的選擇就讓人為難，因為不同時期的壁畫呈現出的人物形象不盡相同。「你會看到比較早期時，有些人像是印度人的形象，他的髮髻、紫藍色的皮膚，讓人想起印度的濕婆神。而到了盛唐，你會看到那種細膩、粉面桃腮。再到明末又不同。我印象很深的是，同樣是對着諸天菩薩跳着禮佛舞蹈的樂舞小人，一樣能看到袴帶、三道彎、裙子，但是盛唐的時候袴帶下面是裸着，明末呢，則在下面加了一件小碎花的『底衫』。相比起盛唐奔放奪目的色彩，明末的色彩也比較暗淡。舞姬的臉也是，到了明末，開始流行瓜子臉，神情總透着一股子貴族的哀傷，有點死氣沉沉，舞姿也是比較往下。」

單純地復刻壁畫形象顯然不可行，最終還容易落入窠臼。陳磊最終構思了「共融相生」的概念，從壁畫上汲取靈感，但不執着於某個具體的形象，再融入當代的審美取向，從飛天、反彈琵琶、金剛、佛姿幾個類別來重構動態和形象。最終展現觀眼前的，是虛化了具體的故事情節，古今交融的「敦煌印象」。

有驚無險的香港樂壇空前盛事

——LSO 九度訪港道記

倫敦交響樂團 (LSO) 三場不同曲目的音樂會必然是今年香港樂壇的盛事，除了是香港文化中心開幕三十周年舉辦的連串慶典活動中的重點節目外，更在於 LSO 此行訪港，創下了香港樂壇多項紀錄，而且是別具意義的紀錄。

有驚無險創三紀錄

這已是 LSO 第九次訪港，紀錄之一是三場在香港文化中心的演出都直播到場外的廣場，和三個新市鎮場館，並有主持人（樂評人）在音樂會前後和中休時和大家分享。規模之大和「配套」之多，從未有過。為此，三場音樂會的加奏曲目都事先讓主持人知悉，亦是過去不會有的，這是紀錄之二。紀錄之三是三場演出中的首兩場，擔任獨奏的都是香港的青年鋼琴家（李嘉齡和沈靖穎）。世界級大樂團與大師級指揮家，訪港三場中的兩場和香港新一代演奏家合作大部頭協奏曲，這亦是新紀錄。

這三個新紀錄，兩位「港青」和樂團的表現最為人關注。這其中還有個小插曲，首場音樂會有驚無險。香港是 LSO 巡迴首站，運送樂器的航班較樂師遲一天抵達，首晚演出當日才及時運到，當晚樂團與李嘉齡合排已是晚上六時，距開場只有兩小時，結果在沒有通排全曲的情況下便登場。其實這場音樂會還作了「延後一天舉行」的準備，這與當時香港的時局有關，幸好，最後一切順利，有驚無險。

脫胎換骨大家風範

首晚西蒙·歷圖 (Simon Rattle) 帶領 LSO 演奏完海頓八十六交響曲後，李嘉齡上場，在大師指揮下，和樂團演奏浦羅歌非夫第三鋼琴協奏曲，一首技術難度更高、演奏時間更長的樂曲；刁鑽技法外，更要奏得「好聽」，當晚李嘉齡不單雙手恍如裝上了摩打及電腦程式的機械手，更



倫敦交響樂團重訪香港，在香港文化中心戶外廣場直播前談樂事的場面。



倫敦交響樂團重訪香港，李嘉齡和樂團演奏浦羅歌非夫《大鋼琴第三鋼琴協奏曲》。

與樂隊奏出了不絕的火花。首樂章結束，就恍如是爆出了無比美麗的煙火。接上第二樂章，鋼琴與樂隊更爆發性狂奔式的音樂，又再閃耀着火花；節奏與力度的強弱，都變化多端，起伏對比自然。進入終章更是變化萬千，鋼琴與樂隊競逐對奏呼應形成的澎湃驚人動感，讓人聽得萬分刺激！緊接着最後一個音符爆發出來的熱烈掌聲，當是因為大家見證了李嘉齡脫胎換骨的歷史時刻，如此閃亮着火花的刺激音樂，奏來全無遜色，還帶點恣意揮灑，確已有大家風範！

下半場，歷圖和 LSO 演奏拉赫曼尼諾夫第二交響曲，仍按 LSO 的「傳統」採用並無刪削的「全版本」演奏，全長一小時左右。歷圖的演繹大概讓人感受到作曲家身處的大時代和他的人生，特別是在第一樂章和第三樂章，但全曲就是少了俄羅斯音樂特有的沉鬱粗獷和個性鮮明突出的特質。

高速跑車勁向前衝

第二場的開場曲，是 LSO 三場音樂會八首樂曲中唯一的英國作品，布列頓 (Britten) 的《青少年管弦樂隊指南》，合共十三段變奏接續不斷由不同樂器 (樂組) 演奏，熒幕畫面要能準確無誤地「追拍」各演奏樂器，是三場音樂會直播挑戰最大的樂曲。操控着安設在音樂廳內，樓上樓下及舞台上合共九個攝錄機的「指揮家」賴建群，是曾於香港電台第四台擔任古典音樂節目的監製呢。

當晚焦點卻是接着演奏的兩首重分量作品——拉赫曼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和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都是超過四十分鐘的樂曲。當然，大家更關注的當是沈靖穎的表現，就技巧而言，他當晚奏來全無壓力感，但亦無

「銀髮族」的「雙劍合璧」

LSO 第三場演出，由鋼琴大師艾瑪紐·艾斯 (Emanuel Ax) 演奏布拉姆斯第二鋼琴協奏曲，這首超過五十分鐘的大作品，處處充滿精巧樂音，追求鋼琴與樂隊相互融合，長大的首

樂章便繪畫出一幅秀麗的大自然圖畫；第二樂章開始無比厚重的樂隊音響帶出鋼琴出奇般輕巧的跑句，在第三樂章中則變成是大提琴組 (一半成員) 感情飽滿的歌唱，與隨後鋼琴進入與樂隊相融，卻成為極弱的內斂式心聲呼應，並衍生出幅度對比更大的終章，以歡愉愉悅、色彩情緒不斷變化的音樂來將全曲結束。可以說，儘管艾斯與歷圖兩位「銀髮族」肢體語言已有點老態，但「雙劍合璧」下的「布二鋼協」，卻是處處耐聽動人的樂韻。

下半場的《和聲教案》(Harmonielehre) 是二十世紀美國作曲家亞當斯 (John Adams, 1947-) 1985 年的作品，在分成三個部分 (樂章) 的音樂中，第一樂章以布拉姆斯、華格納、西貝流士、馬勒多位作曲家的作品動機來發展，藉此作為向這些古典、浪漫、現代大師致敬，亦是對音樂傳統的回望。

《和聲教案》三個樂章各有鮮明音響與情感，並無晦澀感，卻充滿現代生活的刺激性，是為現代大樂團提供充分發揮表現力，展現樂團身價的一首大型樂曲。

像 LSO 這樣的世界級樂隊，和世界級指揮西蒙·歷圖，能與兩位香港青年鋼琴家，李嘉齡與沈靖穎合作演奏大型協奏曲，這才是香港樂壇的難得盛會，讓兩位鋼琴家得益外，更是香港廣大樂迷的福氣，讓大家真正認識到香港並非沒有世界級演奏家呀！而這亦當是 LSO 重慶文化中心的三十周年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圖：周凡夫

週末好去處

大館歷史文物展覽：「日安時刻」

承接今年較早前舉行的專題展覽「圓動力」，大館文物事務部推出「中環日常」系列第二部曲「日安時刻」，與大家發掘關於社區的午餐文化和各種連繫，細說中環人工作以外的生活故事見聞，讓大家一啣不同文化、語境跟習慣交雜下的中環「食晏」體驗。

是次展覽透過展示各種午餐形式的起源與變遷，引領大家體驗中環人的午餐日常。「快餐」區呈現熱鬧擠擁的中環街頭；「行政午餐」區展示這種商務文化的微妙之處與起源；「同鄉會」區展示各式地道佳餚與鄉愁的連繫；「福食」區帶出公司與員工之間的人情味。

日期：12月20日至2020年2月8日
地點：01座複式展室



日本3城5日 清新藝文遊

今年夏天「意大利4城10日深度藝文遊」圓滿成行後，備受好評的藝文普及與教育平台「藝術解毒」再接再厲，將於明年春季舉辦日本3城5日清新藝文遊。2020年4月30日至5月4日，藝術史學者及藝評人將帶領藝文愛好者浸潤式遊覽日本東京、大阪與輕井澤3座藝術名城的當紅博物館及畫廊，近賞日本當代藝術名家名作，回望印象派及古典主義榮光，重溫鎌倉與江戶時期的國寶級文物，感悟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交匯之美。

不同於打卡式觀光旅遊，「藝術解毒」主辦的2020春季「日本3城5日清新藝文遊」的特色在於學者深度導賞與在地體驗互動。團員將在學者兼作家何建宗 (筆名米哈) 的帶領下，慢賞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輕井澤現代美術館及大阪國立國際美術館等知名藝文地標，由印象派傑作及日本當代藝術名家名作中感悟東、西方藝文交匯之景觀；專欄作者兼藝評人李夢將擔任領隊，與團員分享在地小眾藝文好去處，親身體驗大阪難波津燒陶藝工作坊，細味傳統與當代互動之樂趣。另外，團員也將與日本著名畫廊負責人、資深陶藝工匠或旅日學人面對面交流，了解他們眼中富有生趣及想像力的在地藝文圖景。

更多旅程詳情，請瀏覽「藝術解毒」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heyart123)。

